

从兄弟变死敌：巴塔、杜兰线与印度，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三个死结

2026年2月27日，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卡瓦贾·阿西夫公开宣布，该国已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入“公开战争”状态。同日，巴基斯坦空军对喀布尔、坎大哈、帕克蒂亚等多地塔利班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前数小时，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力量对巴基斯坦边境哨所发起大规模进攻，双方互相宣称造成对方重大损失。

回看历史，巴基斯坦曾是塔利班政权最主要的外部支持者之一，自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直至今天兵戎相见的局面。这种戏剧性逆转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特定条件下全面爆发的结果。



01 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塑造

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关系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阿富汗内战后期。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军阀混战，巴基斯坦出于多重战略考量，积极介入。首先，巴基斯坦希望在喀布尔建立一个亲巴、稳定的政权，以遏制普什图民族主义势力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潜在威胁。其次，巴基斯坦寻求通过阿富汗获得通往中亚的战略通道，避免印度在该地区的扩张影响。最后，在反印战略框架下，阿富汗被视为“战略纵深”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从 1994 年起直接参与塔利班的创建与壮大：提供资金、武器、训练、情报支持，甚至派遣巴基斯坦志愿者和军事顾问参与作战。1996 年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后，巴基斯坦成为仅有的三个正式承认其合法性的国家之一（其余两国为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然而，即使在这一双方关系的“蜜月期”，两者之间也存在根本分歧：塔利班始终拒绝承认 1893 年英国划定的杜兰线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合法国际边界，坚持普什图人聚居区不应被人为分割。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

02 “9·11”事件后巴基斯坦的双重游戏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领导的联军推翻塔利班政权，大量塔利班领导人和武装人员逃入巴基斯坦境内部落区。巴基斯坦正式加入美国“反恐联盟”，但同时维持对塔利班的隐秘支持。这一“双重游戏”政策的核心逻辑在于：

巴基斯坦视塔利班为对抗印度在阿富汗影响力的关键工具。印度通过支持北方联盟和后来的加尼政府，在阿富汗获得显著存在感，巴基斯坦担心彻底消灭塔利班将导致权力真空被印度填补，或引发普什图民族主义抬头。

在此期间，巴基斯坦为塔利班提供庇护所、医疗、资金和后勤支持，帮助其在奎达等地重建“奎达舒拉”（最高决策机构）。美国多次指责巴基斯坦“双面人”的角色，甚至公开称哈卡尼网络为 ISI 的“代理臂膀”。这一政策的副产品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的崛起。巴塔于 2007 年成立，起初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反美，但很快转向反巴政府，将巴基斯坦军方视为“美国走狗”。巴塔与阿富汗塔利班共享意识形态、人员网络和家族联姻，但目标截然相反。这一“反噬”现象成为后来关系恶化的重要导火索。

03 阿塔重新掌权后双方关系的迅速恶化

2021 年，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控喀布尔。巴基斯坦最初将其视为重大战略机遇，希望新政权能够成为可靠的邻国政权：压制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活动、默认或至少不公开挑战杜兰线边界、并有效限制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塔利班复辟初期，巴基斯坦官方和媒体一度表现出明显的乐观情绪，甚至将其描述为“地区稳定的新起点”。然而，这种期待迅速破灭。从 2022 年起，双边关系进入持续恶化轨道。究其原因，可归结于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之间三个难以调和的矛盾。

首先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问题。塔利班上台后，巴塔在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活动显著反弹。根据巴基斯坦军方和国际监测机构数据，2021年巴境内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约为600人左右，到2025年已翻倍超过1200人，其中巴塔被认为是主要责任方。巴基斯坦反复指责塔利班为巴塔提供庇护所、训练设施、后勤通道和人员流动便利。塔利班方面公开否认“主动庇护”，但拒绝开展彻底清剿行动。其原因包括：巴塔与塔利班同属普什图族裔、意识形态高度重叠、存在家族联姻和历史并肩作战关系；同时，塔利班担心强力打压巴塔可能导致其大量成员倒向更极端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从而威胁自身政权稳定。

其次是杜兰线主权争端持续发酵。巴基斯坦自2017年起大规模修建边境围栏（旨在切断跨境恐怖流动），到2025年已完成约90%的工程。阿富汗塔利班视此为“单方面改变现状、侵占普什图土地、分割普什图民族”的行为。每次围栏施工、边境哨所对峙或口岸关闭，都容易引发武装交火。2024至2025年间，托克汗和查曼等主要口岸多次因冲突关闭数周，导致双边贸易严重受阻，进一步加剧经济和民生压力。

第三是印度的介入加剧了巴基斯坦战略焦虑。塔利班上台后，印度并未完全切断与喀布尔的联系，而是通过人道援助、民生项目和技术合作逐步恢复接触。2022年起印度重开喀布尔“技术使团”，2025年塔利班外长穆塔基访印并举行联合记者会，2026年初塔利班更向新德里派驻首位正式外交

代表。这些举动被巴基斯坦解读为“阿富汗已成为印度代理人”或“印度利用塔利班牵制巴基斯坦”的证据，进一步压缩了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



04 国际反应与局势展望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 2 月 27 日公开宣布进入“公开战争”状态后，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回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表达对平民伤亡的严重关切，呼吁双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立即转向外交途径。

美国国务院一方面支持巴基斯坦的自卫权利，另一方面指出塔利班未能有效履行多哈协议中的反恐义务，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其政权的信任。

中国外交部多次表态对局势“深感担忧”，强调冲突烈度已显著超出以往边境摩擦的范畴，并通过双边渠道积极开展调解工作，敦促双方保持最大克制、尽快实现停火。

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保持高频外交接触，分别与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高层沟通；土耳其外长、伊朗外交部门也提出愿为对话提供便利。

这些行动显示出地区国家对冲突外溢、极端势力趁乱扩张以及人道主义灾难加剧的共同焦虑。塔利班外交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在冲突升级后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并愿意通过和平渠道化解分歧。这一表态虽未做出实质让步，但在当前国际压力下为可能的谈判保留了余地，反映出塔利班在军事姿态与外交灵活性之间的权衡。

这场冲突直接暴露了巴基斯坦长期“战略纵深”政策的内在矛盾：通过扶持极端势力来对抗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最终却因同一势力及其衍生出的巴塔反过来威胁自身核心安全。印度与塔利班在人道援助、基础设施合作及外交接触上的逐步升温，被巴基斯坦视为对其战略后院的系统性挑战，从而将印巴在阿富汗的代理竞争推向新的高度。

杜兰线问题作为百年历史遗留矛盾，始终是两国在民族认同与主权认知上的根本分歧。巴基斯坦单方面推进围栏建设、塔利班将其解读为“民族分割”的行为，在当前冲突中被进一步政治化，成为双方动员国内支持的重要叙事工具。

大国在其中的作用也愈发清晰。中国积极介入调解，既是为了维护“一带一路”在中亚—南亚走廊的安全与连通性，也是为了防止地区动荡外溢影响自身西部边疆稳定。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利用与塔利班的长期接触渠道，试图在南

亚扮演平衡者角色。美国虽未深度卷入，但其对巴基斯坦的支持立场强化了国际反恐叙事，可能间接影响未来多边机制对塔利班政权的接纳进程。

短期内，双方冲突大概率呈现高强度军事对峙与多维度、多层次外交斡旋的并行状态。卡塔尔、中国、土耳其等调解方有望推动新一轮停火谈判，焦点集中在巴塔跨境活动管控、边境联合管理机制以及人道通道恢复上。但由于结构性矛盾均未得到实质性缓解，任何停火协议都容易因下一次恐袭或边境事件而破裂。中期若调解持续受阻，可能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边境口岸长期关闭、双边贸易几近停滞、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国内经济与政治压力持续上升。这种局面将使南亚成为全球反恐与稳定治理的又一难点。